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四十五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滿寵子偉 奮 奮子長武 田豫 牽招子弘 郭淮

謹案滿寵田豫牽招三傳闕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緼鴈門太守建安中淮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丕為五官將召淮

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攻漢中曹操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昭烈以淮爲淵司馬淵與昭烈戰淮時有疾不出淵没軍中震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明日昭烈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備便乗勝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昭烈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操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曹丕立

賜爵關內侯轉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
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
中始定民得安業黄初元年奉使賀丕踐阼而道路得
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丕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
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
誅也丕悦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

羌大帥辟虒原注杜奚反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滙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欵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漢丞相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栁城張郃擊謖滙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虒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漢兵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滙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漢丞相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

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于西欲使我兵重應之必攻陽遂爾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漢衛將軍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

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
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
年夏侯玄侵漢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輙抜軍
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
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漢
兵凉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
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内
平惡羌外折敵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

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
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
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
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
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
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
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隂平太守廖化
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

衆西接強胡化已據險分軍兩持兵埶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漢未接絶其内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其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于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别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漢牙門將句安等于

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
書王府在隴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内綏民夷比歳以
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為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
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淮妻王凌之
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
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
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

追妻還淮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是無淮也今輙追還若于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懿宥之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荆州刺史卒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淮弟配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壻也原注晉諸公賛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壻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秀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謹案此卷議賛闕

續後漢書卷四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謹案此卷止存胡質一傳而脫傳內附子威亦闕又通卷議贊俱闕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父敏以方正徵質少與蔣

濟朱績俱知名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曹操操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原注通達敏字也寧有子孫乎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畧不及于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操即名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

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雄士仕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原注虞預晉書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禄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官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

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心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啟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外甥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於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

操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從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雠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服罪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

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荆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兵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兵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沉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卒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

邑百户謚曰貞侯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財穀

子威嗣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四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魏臣

劉放 孫資 資孫楚 秦朗 孔桂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頃王子謹案陳志作順王誤西鄉侯宏之後也原注漢書武帝子燕王旦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年表宏作容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郡放往依之曹操克冀

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命擅兵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氷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劔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

操既善之又聞其説由是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悦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原注後漢書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有異志彪著王命論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郃陽祋祤原注祋都話反祤音詡贊令太原孫資字彥龍幼孤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操為司空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殳報讎將家屬避地河東遂不應命本郡復辟以疾辭友人河東

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桑梓之義資感其言遂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此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出為縣令入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與放俱為祕書郎曹丕立放資轉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黄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内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内侯曹叡立

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侯漢丞相亮出南鄭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擊之徼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爾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

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三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强冦鎮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皆自弊獻由是止時吳人彭綺舉義江南謹案通鑑綱目吳番陽賊彭綺反此云舉義江南蓋沿志注原文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獻

又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

輙乖散昔文皇帝嘗密問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艘數日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歴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敵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决行筞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為桓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

圍豫敵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以問監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還放善爲書檄三世詔命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漢丞相亮連和欲俱出東西並進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吴大將步騭等以見權權懼亮疑深自解說是歲皆加侍中光祿大夫漢吴東西掎角無歲不

驚而敵總攝羣下外圖禦冠內規廟勝資皆管之然自
以受腹心常讓事於敵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
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爲廣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
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已之德若人有譴過及愛憎
之說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
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
介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田豫宗豔皆妬害之而
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

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爾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斅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周致自全之智如此謹案志注作其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斅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

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放資久典機任
獻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
其能復幾放資聞之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宇性素
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爲對
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爾叡曰誰可任者時惟曹
爽在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叡曰爽堪
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
稷叡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曹肇弟

纂為大將軍司馬見燕王與肇等出纂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出宜共還已暮放資聞變夜復入見說獻獻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即上牀執帝手彊作之明日宇等欲入放資齋詔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宇獻肇朗等皆流涕而出原注漢晉春秋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

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禹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勑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曰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勑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彊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

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名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祚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侍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

日磾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
兒而重貴之乎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
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
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
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裴松之曰孫劉
於時號為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賚放被託付之
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
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名宣王
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
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遂以曹
爽為大將軍廠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
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放資令給使辟邪齎手詔
名之先是燕王為廠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

軹關西還長安事已使行辟邪復至懿斯須得二詔前
後相違疑雒下有變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登牀受詔
㪍以齊王芳託懿而卒芳立以資决定大謀增邑三百
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户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
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禄大夫資右光禄
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
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曹爽專事多變易舊
章放資歎曰吾等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

匡弼可坐受素餐之禄耶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
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曁朕統位
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内
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
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
志令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禄勲少府親策詔君養
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
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於是各以年老遜位以

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卒謚曰敬侯子正嗣（原注裴松之曰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卒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挾才任智職掌密命終操丕父子三世幾三十年抑辛毗而助王思黜燕王宇而進爽懿終禍魏室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爭扶贊其義密陳損益不專導諛

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宏為南陽太守卒宏子楚字子荆天才英博亮拔不羣仕晉為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孫盛字安國位至祕書監給事中與從弟綽並有文藻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傳于世

謹案目録傳末附泰胡孔桂令闕

議曰魏氏承東京之弊不任三公以放資為中書令監職司喉舌兼官人臺閣之權歷事三祖勢傾内外終淪𢰅命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命為大臣而不

用使政柄下移未有不亂且亡者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放資之徒是已以便佞小才久握機柄懼獻肇之語畏燕王之賢秉曹叡違豫褫魄之感援引匪材使大權失據舉國與人而甘心焉嗚呼鄙夫雖可惡也亦可畏也

贊曰帝難任人若古謨訓一或間甚社沉宗僨恭顯盡漢孫劉亡魏履霜堅冰大風有隧

續後漢書卷四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曹爽 弟羲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李勝 桓範 魯芝 楊綜

謹案曹爽傳闕止存附傳内何晏丁謐李勝三篇

何晏字平叔漢大將軍進之孫也曹操爲司空納晏母

尹氏幷收養晏時秦宜祿兒朗謹案魏畧作秦宜祿兒阿蘇又云蘇即朗也亦隨母在操家並見寵如公子晏美姿容沾沾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而面尤白太子丕疑其傅粉方暑令食湯餅以巾拭之而面轉白朗性謹慤而晏汰侈無賴服飾擬太子故丕特惡之每不呼其姓字謂為假子晏後尚公主又好色故黄初時無所事任及曹叡立頗為冗官正始初曲附曹爽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主選舉宿舊多被拔擢與鄧颺丁謐等朋扇黨與氣焰赫

然自謂旦夕當至台司及爽敗被誅原注魏氏春秋曰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按懿方治爽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爾晏妻金鄉公主賢嘗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太妃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誅有一男年五歲懿遣人錄之太妃藏之王宮向使者搏頰乞活之使者白懿懿聞公主有先見之言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原注裴松之曰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搢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

是甚也已談今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信況底下之書乎按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與晏同母

初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晏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神自況也尤好老莊言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晏博學能文早有重名作道

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集論語諸家說曰
集解今行於世丁謐字彥靖沛國譙人父斐初隨
曹操起兵操以斐鄉里特愛重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
法輙得原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所陳說多聽用建安
末從操伐吳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収送
獄奪官其後操問斐曰文侯印綬安在斐知見戲對曰
以易餅爾操大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
令我重治罪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家有

盜猫而善捕鼠雖有小損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卒謐少不喜交游博覽書傳為人沉毅頗有才畧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卧而不起呼其奴曰此何等人促可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曹叡收謐繫獄以功臣子原出久之名拜度支郎中素與曹爽親善爽為武衛將軍數與叡言謐可大用會叡卒爽輔政乃拔謐為散騎常侍轉尚書謐為人外疎而内多忌其

在臺閣數有彈駮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同位而皆少之惟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又為之謡曰何鄧丁亂京城徙郭太后出居别宫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謀也司馬懿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東平人也父其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有才學曹叡在東

宮為文學黃初末出為長史㪯立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驕豪不治時雜虜數為暴害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難可以再凡人才有長短不可強為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得於事實善此安危之要惟聖明察之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隷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輒從之李勝字公昭南陽人也父休字子

朗有智畧張魯之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休見張魯精兵數萬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尊號魯不聽會魯破曹操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黃初中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曹叡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窓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叡卒曹爽輔政勝為雒陽令夏侯玄為征西

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懿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撾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爽等令勝辭懿并伺察焉勝見懿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詣閣拜辭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愍然為之涕泣謂懿曰今主上尚幼天

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徐更寛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仍復佯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嚪勝復曰當忝荆州非并州也懿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壯烈好建功勲今當與君别自顧氣力轉微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别以師昭兄弟為

託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輙當承教須待敕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司馬公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為北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未及之官而敗

議曰國之將亡必有姦臣而後有亂臣有亂臣而後有篡臣姦臣所以兆亂亂臣所以興亂篡臣所以秉亂漢魏季世是也漢之將亡有胡廣趙戒然後有董卓有董卓然後有曹操魏之將亡有劉放孫資然後有曹爽有

曹爽然後有司馬懿相因而然也正臣立朝挈綱敷紀進君子退小人亂何自而生哉亂生無由焉得而篡之哉譬諸人身元氣盛神觀明則害氣不能奸而壯且安矣姦人進而用小人邪氣入於膏肓凡物皆能斃而攻之欲不危亡得乎放資之進爽特以其庸闇易制爾爽遂驕盈蔑懿弗忌徼功妄舉結怨於民方鷙匿貍伏鼠嘯宮廟殞身僨族宜哉自是祿去公室晉卒篡魏皆爽基之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爽之謂矣鄧颺諸人

搆扇虛偽躁競一時皆釁勇啚禍覆邦家之人也桓範之智不如葵惜哉何晏硜硜自喜貪冒榮寵志願軒然速禍宜矣初蓋公言黄老文景之間雖云崇尚特清淨寡欲恬素無為曾未害道以亂天下也至正始間晏與王弼等始為清談祖尚老莊糠粃六經扇蕩虛無幽沉仁義使夷甫諸人敗俗傷化卒亡中國故晏之附爽亂魏之罪小清談亂天下之罪大也

賛曰宗室固絶本支傷殘再世託孤心死骨寒昭伯憒

憒罔堪顧天一時浮躁專朝竊權藉蛟枕虎平步晏居
通奏釋兵竟即門誅大盜胠篋肉人弗置孤兒泣血能
免篡弑平叔粉糯清談自喜王風丕變遂成正始綱傾
紐解波頹草靡竟亡中國禍實在此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舉人臣李憲喬

續後漢書卷四十九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吳將孫武之後也父鍾家貧種瓜爲業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飯三人者去謂鍾曰我司命也當報君恵因指示葬地令改葬其先人曰爾

後世封侯出數天子言卒俱為白鶴飛去鍾從其言改葬起冢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曼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乎及鍾妻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懼以告鄰婦婦曰安知非吉也堅生容貌魁傑闊達好奇節年十七為縣吏與父共乘船至錢塘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分之行旅皆艤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父曰何與爾邪堅遂揮刀上岸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

賊望見以為官兵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知名郡召署假尉遷郡司馬會稽妖賊許昌起句章謹案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元年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通鑑綱目會稽妖賊許生稱帝惟陳志作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此傳下文堅討許生云云與漢紀鑑目合而此處仍志作許昌似與下文不相應以其父為越王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不克靈帝熹平元年也三年冬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兵討許生大破生於會稽斬之臧旻陳寅列上功

狀詔書除堅鹽瀆丞後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從之者常數百人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堅率鄉里子弟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從儁奮擊所向無前原注吳書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卧草中軍中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掊地鳴呼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自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聞拜

堅别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二年詔遣司空張温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温表請堅參軍事屯長安張温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謹案今志作對應宋本作應對與此合堅時在坐耳語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案今陳志作天兵宋本作王兵威震天下何頼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

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居無何遂殺章黨衆離散温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之罪勸温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四年冬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勑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

文書必循法以盜賊付太守遂帥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堅越境尋討三郡肅清廬江太守陸康從子為宜春長為賊攻圍遣使求救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境獲罪何愧乃進兵賊聞之解走朝廷録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六年靈帝崩董卓擅朝政初平元年卓弑弘農王劫遷獻帝於長安諸州郡並興義兵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

昔從吾言國家無此難也遂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乞貲直爾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

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盡收叡兵鼓行而北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原注獻帝春秋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原注吳歷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

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入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二年春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謹案陳志稱字下有將兵從事四字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時據雒陽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頓行陳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

籍諸君不得入爾卓兵見堅士衆整不敢攻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因伏草中卓騎圍繞數重覺其為柱乃去堅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率步騎五千擊堅軫性躁急與布不相得先宣言曰此行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爾布與諸將惡之軍到廣城去陽人數十里人馬疲極軫欲按兵

止宿布謂賊已走便當追襲師無成命堅夜出掩擊大破之斬其督華雄或間堅於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大勲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原注史記吳起為西河守而秦兵不敢東鄉韓魏賓從公叔為相而害吳起譖之武侯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之楚 樂毅事見前注願將軍深思

之術蹴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卓悍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遂自出與堅戰諸陵間卓敗走焚燒雒陽卻屯澠池聚兵於陜堅進至雒陽時京邑荒空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入城惆悵流涕乃埽除宗廟祠以太牢修塞卓所發諸陵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軍出新安澠池間以邀卓卓謂長史劉

叉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温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温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温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别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便還謹案便還陳志注作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

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謹案陳志注兒曹用下無其言二字必還羌谷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殆爾謹案志注無但無故從諸袁兒十一字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

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騎步與虜合謹案陳志騎步上有十字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爾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爾夏四月卓遂引兵還長安堅亦還屯魯陽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

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術與表紹有隙謹案陳志術與表紹有隙上有初平三年四字此刪去則事連上文而孫堅之死在二年矣考孫策傳裴松之云按本傳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據此則郝書之刪去初平三年者蓋據裴注之議通鑑綱目書表軍射殺孫堅事亦在初平二年至注引英雄記所載年月更與諸書不符矣紹連劉表冬十月術使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祖還逆戰堅復敗之祖竄入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原注英雄記堅以初平四年正

月七日死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呂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謹案後漢書劉表傳注引英雄記呂公作呂介時年三十七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凡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原注志林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孫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姿度英發已結交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造策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遂將母及諸弟遷舒與瑜收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卒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原注魏書策當嗣侯讓與弟匡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而徐州牧陶謙深忌策丹陽太守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以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乃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泣涕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

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兄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弟詣曲阿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師祖郎所襲幾至殆危興平元年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

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為袁孫所并遂構嫌

隙追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縣遣樊能于糜陳横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二年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德政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乃説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人足以平定江東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為折衝校尉兵纔千餘騎十匹賓

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歷陽至是策又從母阜陵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冬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而軍令整肅所至軍士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顔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而樊能于糜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還攻破能獲男女萬餘口融仍據縣南策復攻之為流矢所中輿還牛渚或告融孫郎中箭死矣融大喜遣兵於茲鄉攻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融兵出鋒刃未接而策兵偽走融兵追入伏中合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裹創抵融營令左右大呼曰孫郎

竟云何融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不復出策乃舍去攻破縣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攻縣於曲阿繇使太史慈出覘策遇策於神亭策與戰幾禽慈繇悉衆出戰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閒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遣其將陳寶詣阜陵迎母與弟衣衕表策行殄寇將軍策乃以

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
人出征待以師友之禮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謀議賔
僚始盛賢能之士多歸之吳人嚴白虎鄒他錢銅及前
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衆各萬餘人在所屯聚朱治逐
吳郡太守許貢據其郡貢南依嚴白虎吳景等欲先擊
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爾
建安元年秋策引兵徑渡浙江攻會稽功曹虞翻說太
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

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勸策分兵投查瀆道襲髙遷屯郎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師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委城遁浮海至東治策追擊大破之朗詣策降鄒他王晟等應時撲滅策自討嚴白虎白虎堅壁自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面約誓既會策引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勁捷不常聊戲卿爾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為也乃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白虎衆知其死奪氣進攻破之白虎奔

餘杭投許昭初吳郡太守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至是白虎復依之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原注裴松之曰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恩威並著浙右肅清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朱治為吳郡太守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獻方物策聞袁術潛謀僭逆令張紘為書責而絕之術始自以有淮南之衆策據江東

必與已合及得書愁沮發疾二年夏曹操遣議郎王誧謹案今志作王補宋本作誧與此合下同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虚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温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

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縣賞侯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行及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誧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圖襲策謹案今志作陰襲圖策宋本作陰圖襲策與此合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謹案紐陳志作細誤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

始安黟（原注音伊）歙（原注音攝）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之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表紹策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顧寵（謹案今志作寵顧宋本作顧寵與此合）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表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棄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

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
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
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三年策
遣張紘獻方物初曹操聞策平定江東曰猘兒難與爭鋒
也且袁紹方彊力未能逞姑欲撫策乃表策為討逆將軍
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謹案彰即鄢陵侯今志作章誤）取
孫賁女辟禮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以
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魯肅為東城長

瑜肅知術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表術深怨策遣間使齎印綬丹陽太守謹案丹陽太守句疑有脱誤據陳志孫輔傳注作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巳西六縣未服太史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策乃自將討祖郎於陽陵禽郎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爾非但汝汝勿怖也郎叩頭謝又禽太史慈於勇理策曰寧識神亭時邪亦解其縛署郎門下賊曹慈門下督軍

還郎慈俱在前導人以為榮會劉繇卒豫章華歆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遂有兼幷之志四年策被詔與司空曹操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乃西討表術從弟胤女壻黃猗等畏曹操不敢守壽乃共舁術棺率其妻子部曲奔廬江太守劉勲於皖城術長史楊弘大將張勲將其衆欲就策勲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勲以袁術部曲衆多乏食不能贍振遣從弟偕告糴于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

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米三萬斛與偕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勲使襲之策惡勲阻兵全活逆類欲討之乃偽卑辭以事勲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勲大喜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了無所得時策方討表將黄祖及石城聞勲在海昏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勲自與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勲妻子及百工鼓吹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

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徙所得人衆詣吳勳還至彭澤貢輔邀擊大破之勳聞策巳克皖城走投西塞保流沂謹案志作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黄祖祖遣其子射率舟師五千助勳策復擊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去策收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進兵夏口攻黄祖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救祖策泝流奪擊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溺死者數萬人表上其事曰臣討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

助祖并來趨臣臣以十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吕範領零陵太守行盪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黄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擽陳（謹案志作櫟陳誤）手急擊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刄所截猋（原注甫遥反）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以下

謹案上文云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救祖策大破之斬晞此云斬虎狼韓晞疑有誤二萬餘級謹案今志作一萬監本作二萬與此合其赴水溺死者二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策威兵將徇豫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

府君齊名中州海内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爾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去也原注

裴松之曰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得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君亦華戰王服爾

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至修子弟之禮即向歆拜禮為上賓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

襲許迎獻帝都江南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瑀之從兄子也策之擊黄祖登復遣使齎印綬誘嚴白虎等餘黨以報瑀讎至是恐登復擾於内故先擊登軍到丹徒須待糧運初吳郡太守許貢畏策威名密表策驍雄如項籍宜詔還京邑若縱之於外必為世患策候吏得貢表及破嚴白虎獲貢以表示貢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絶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

後騎尋至皆殺之原注江表傳許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爾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覽見況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曰策聞曹公與紹相拒于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

尤甚矣裴松之曰案傅子亦云昔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斷何其跡哉然孫盛所識未為悉是黄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袁之所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策嘗殺方士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意深惡之頗失常度治創方愈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創復崩裂遂增劇 原注吳歷

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其夜卒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吴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吴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奉當立誅死原注陳壽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鋭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

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桓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氏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

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謹案洪邁容齋續筆曰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封其子為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許云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為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議曰破虜以雄材壯略遭漢衰末慨然有撥定之志崛起吳會凌蹈中原討滅黄巾勦誅董卓識度遠矣逮卓

廢立刧遷奮其忠烈以偏師追亡逐北使不敢東修塞園陵保完漢璽威震函雒嚮非袁術掣肘扶義而西漢未必亡討逆以孤童子嶽嶽傑立高視闊步仗馬箠以下江東收攬豪俊闢地建侯有吳之基兆定矣而皆殞折非横豈天欲啓權奪去父兄而與之歟

贊曰秦政東游氣猶未驗原注漢書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籍驕濞險鼓光揭焰金埋盎固瓜分啓僭原注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曰金陵武烈拓迹挺身孤劍崛起三吳横跳八維

揮戈指日原注淮南子魯陽子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抗旌纏霓
卓屻布走汛清京畿塞陵哭廟涕泗交頤義聲方振天
乃遽奪討逆繼起虎子龍躍國士納交偽畧褫脫宇量
傑邁志度宏豁收攬豪俊平定江東班圭析爵建社分
封決義制勝莫嬰其鋒其兆已定禀命弗融

續後漢書卷五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吴

孫權大帝

孫權字仲謀堅為下邳丞生權方頥大口目有精光堅亡兄策起事江東權常在左右性度弘朗仁而能斷好俠下士每叅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嘗會賔客

顧權曰此皆汝之將也於是聲望侔於父兄矣策既定諸郡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朝廷以策遠脩貢職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禄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當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黄祖於沙羨

五年策卒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扶權易服上馬撫廵諸軍上表朝廷下移屬郡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權留之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策卒欲因喪伐之以定吳會張紘諫操操乃表權為討虜將

軍領會稽太守襲封吳侯仍遣紘還吳佐權使内附權委紘與張昭共掌機務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吕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又不事權而多納其叛亡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則歸無德則去不應復還權大怒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

殘害州司肆其不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説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内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乃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操操不救仍遣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術糧盡丸土而吞權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於吴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江

東

七年夏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召羣僚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决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

八年冬權西伐黄祖破其舟師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高平民作亂權使賀齊進討復至縣邑料出兵萬人

九年冬十二月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權弟丹陽太守翊翊妻徐氏討覽員斬之權以從兄瑜代翊為丹陽太守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一年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

十二年西伐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冬十一月權母夫人吳氏卒謹案陳志孫權傳書權母吳氏薨在七年吳夫人傳亦在七年注引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郝書據

此改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依黃祖祖不能用亡奔權因獻攻祖之策權遂伐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淩統董襲等盡鋭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逸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分歙為始新新定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卒魯肅請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曹操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降操昭烈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宣權旨

為陳成敗昭烈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求救時曹操新得表衆形勢甚盛移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麾旌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書示諸將莫不響震失色多勸權迎操惟周瑜魯肅執拒之之議與權意同乃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援昭烈攻操於赤壁大破之操燒船適士卒死者大半昭烈與瑜等追至南郡操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為仁黨所圍用

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
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
月不能下操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嵗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
為南郡太守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表昭
烈領荆州牧屯公安以妹妻昭烈
十五年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周瑜上疏請留昭
烈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遂以荆州借昭

烈周瑜請進取蜀漢未行而卒分豫章為鄱陽郡謹案豫章古今記曰分鄱陽歷陽餘干樂安石陽等五縣及廬江共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代瑜權欲遂取蜀漢遣使告昭烈昭烈不從權令孫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昭烈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以步騭為交州刺史前交趾太守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以燮為左將軍嶺南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為治所及昭烈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乃徙治秣陵

十七年春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秋九月聞曹操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歩騎四十萬攻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圍取之得三千餘人溺死者復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從濡須口

入操軍諸將以為挑戰者操曰此必權也欲身見吾軍部伍爾敕弓弩亂發箭著權船偏重將覆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行五六里作鼓吹而還操見其舟船器仗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爾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

有皖城

十九年夏五月權攻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参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昭烈取蜀

二十年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爾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辭引歲也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

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昭烈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操入漢中昭烈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昭烈昭烈歸而操已還權自反陸口遂攻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

與淩統甘寧等在逍遥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乗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遂得越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張遼問所獲吳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何將也曰孫會稽遼謂樂進曰恨不早知之急追自得矣舉軍歎恨

二十一年冬曹操治兵於譙

二十二年春操軍居巢 謹案陳志孫權傳二十一年冬曹公次於居巢遂攻濡須武紀

在二十二年此據通鑑綱目改書二傳相應矣權保濡須操進兵攻之不克引軍還使夏侯惇等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丹陽賊帥費棧以山越作亂權令陸遜討平之

二十三年冬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原注攄陵反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操遣于禁救之禁軍

沒於漢水羽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殺其將龎悳惟
城未拔權内憚羽外欲以為已功牋與曹操乞以討羽
自效操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鬬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
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規取羽先遣呂蒙襲
公安獲將軍傅士仁蒙到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
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别取宜都獲秭歸江
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
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

解散僅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是歲大疫盡除荆州民租稅曹操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於操原注魏畧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還南及令王惇等市馬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勸操廢漢自立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卒子丕嗣為魏王秋七月權遣

使奉獻於魏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曹丕廢漢帝原注音逐

為山陽公僭稱尊號改元黃初

章武元年夏四月昭烈即皇帝位於蜀權聞曹丕稱帝昭烈嗣漢呼問知星者已分野星氣何如遂有僭意以名位尚卑無以厭衆欲先卑而後踞之先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絶漢而專事魏自公安徙都鄂改名武昌謹案

水經注曰孫權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於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

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羡六縣為武昌郡秋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葢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昭烈以權襲殺關羽

自將討權權懼復遣使稱臣於魏并送于禁等還冬十一月魏遣太常邢貞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禄勞大者禄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復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原注楚王韓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韓王信趙王張耳燕王盧綰長沙王吳芮越王無諸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

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
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
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葢山河朕甚嘉焉
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
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
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
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策符
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

民夷安業無或携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户以居君運其才謀官屬任賢使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内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為

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助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此蓋時宜爾復何損邪遂受之原注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參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昭羣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昭烈大軍東下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

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漢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咨還言北朝終不能守盟誓勸稱尊號權納之曹丕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以輕代重何為不可

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爾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丕欲封權子登為萬戸侯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立登為王太子

黄武元年漢章武二年也春正月陸遜部將宋謙等攻漢五屯皆破之漢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陳所斬及投兵

降者數萬人昭烈退走權使具上破漢所獲印綬首級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於魏曹丕詔答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内迫罷敝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鷄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謹案今志注作轉是宋本作轉足與此合以摇動江東根未着地摧折其枝雖未刳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

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畧務全獨克并遣報使致孋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賜權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魏羣臣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愼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録之至於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憂蓋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煦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謹案今志註作天地宋本作天施與此合）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方當（謹案志注作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謹案不字志注作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譯累使

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無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以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精力致死之節（謹案精力志注作靜力）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忕（謹案今志注作狃抉宋本作狃忕與此合）累世詐為（謹案陳志注作詐偽）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

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崩通不决襲歷下之策則田横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㓙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黄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静三州元元之苦丕遂决策伐吴劉曄諫不聽秋七月以孫邵為丞相九月丕命曹休張遼臧霸

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以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原注國語狸埋之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

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兾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恠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内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仗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欵誠深至心

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權遂改元黄武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軍殺畧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既拒魏復欲與漢修好令作書聘漢曰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爾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也遂使太中大

夫鄭泉聘昭烈於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曹丕相往來至後年乃絶是歲改夷陵為西陵將軍孫盛據江陵中州以為南郡外援

二年漢建興元年也春正月曹真分軍奪據江陵中州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原注志林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戊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黄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

急攻朱桓桓率兵拒之遣將軍嚴圭擊破彫等魏軍皆退夏四月羣下勸權稱尊號權不許曰漢家湮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請權不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爾照烈崩於白帝權使立信都尉馮熙弔祭於漢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其將

王直以衆叛降魏魏以為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蘄春生獲宗冬十一月漢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原注　吳歷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謹案末帝紀建興元年秋八月遣尚書郎鄧芝修好於吳通鑑綱目作尚書鄧芝芝本傳於時正入為尚書此作中郎將蓋沿陳志之訛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温聘於漢報鄧芝也秋八月赦死罪九月曹丕出廣陵安東將軍徐盛令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亘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

騎千羣無所用之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漢復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内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卲卒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冬十月曹丕復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

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守備時大寒氷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丕丕大驚獲其副車羽葢以還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郡縣衆數萬人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乆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寛息

秋七月權聞曹丕卒遂伐其喪攻江夏不克而還遣諸

葛瑾等圍襄陽魏將司馬懿擊敗之殺部將張霸分三
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
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寛賦息調又云忠讜之
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
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討以威小人
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爾君以為太重者孤
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爾今承來意當重諮謀
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

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調發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寛政兵自足用何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爾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感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冩科條使郎

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輙敢以死爭權歎重之不復稱名常呼曰谷云謹案太平御覽引吳志曰權與羣臣泛舸於大船江中西上逢惡氣權遣舵工張頭取羅州谷

利拔劍擬舵工急取樊口未及至口灣中船破因名敗船灣江夏記曰敗船灣在縣西北七里交趾太守士燮卒交州刺史呂岱殺士燮子徽等兄弟六人徽外扶南林邑堂明皆入貢

六年春正月鄱陽太守周魴等擊彭綺獲之閏月韓當子琮謹案當子綜見韓當傳此作琮蓋衍志訛以其衆叛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將軍翟周叛降魏權

恐將軍畏罪而亡乃下令自今諸將有罪三然後議之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遂稱帝策告天地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絶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

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絶祀於天皇帝位虚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歴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左右有吴永終天禄是日大赦改元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吴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吴中童謡曰黄金車斑蘭耳闓昌門出天子原注裴松之曰昌門吴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遣使以並尊二

帝告於漢六月漢遣衛尉陳震賀權踐祚權乃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衆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

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

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卹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克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遣諸軍攻魏合肥不克而還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温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伏兵於阜陵邀擊淩敗之會稽南始平言嘉

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求馬於公孫淵放騎都尉虞翻於蒼梧秋九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謹案陳志作閬中令此作郎中令與通鑑合）稱藩幷獻貂馬冬十月魏將田豫邀擊賀於成山斬賀（謹案陳志田豫擊賀事在九月今移十月）舒綜至權大悅遂議加淵爵位十二月陸遜攻魏廬江不克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

假寐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
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内苟在用心與之偕老
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
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縁今因天命遠遣二使
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
周獲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
天一統於是在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
赦天下與之更始布告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

詔恩令晉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燕王自丞相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原注裴松之曰權愎諫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實為無道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踴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

于海無顔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冬十二月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攻六安皆不克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寛諸逋勿復督課漢丞相亮約同時大舉伐魏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時亮出武功權謂曹叡不能遠出而叡遣兵助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東出未至壽

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潘濬平武陵蠻還武昌冬十一月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皆與之

五年春三月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公孫淵自稱燕王閒魏將來討復稱臣乞

兵北伐以自救權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其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二月陸遜討彭旦等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

襲魏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還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夏吕岱討廬賊平之秋八月魏將司馬懿克襄平斬公孫淵武昌言麟見有司奏言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羣臣奏曰昔者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元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吕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涕泣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爾人之舉厝何能悉中

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爾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朕興軍五十年所賦役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然勞百姓事不得已爾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為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原注江表傳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且布衣韋帶相與結交分成好合尚汚

垢不異今日諸君與朕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爾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朕自省無桓公之徳而諸君諫爭未出於口乃執嫌難以此言之朕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爾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

逮
二年春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衜鄭冑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特高慮等謹案張特志作張特虜其男女而還原注裴松之曰聞孫怡者東川人非權之宗也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

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平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謹案今志作吏不良宋本多或字與此合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飢詔開倉廪以賑貧民

四年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

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千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攻柤中原注襄陽記柤音如租税之租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五月太子登卒魏太傅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諸葛瑾卒陸遜城邾謹案陸遜上志有秋八月三字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

奏立皇后及諸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録飢寒者尚未卹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朕甚不取其釋此議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諸葛恪襲魏六安破魏將謝順營虜其民人而還冬十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魏司馬懿將兵入舒諸葛恪自皖遷於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領武昌事如故是歲步隲朱然等各上疏謂自蜀還者咸言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

舟船城郭何得不獲謹案監本陳志作不獲今本改作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苦不可信謹案苦今志作若宋本作苦與此合為諸君破家保之漢竟自無謀如權所籌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正月太子和魯王霸二宮黨與交爭權殺揚武將軍張休太子太傅吾粲放太常顧譚及其弟奮威將軍承於交州二月權欲廢太子和丞相陸遜諫不聽遜

憤恚卒於武昌將軍馬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來歸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無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謹案今志作苑守宋本作苑中與此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秋七月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

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侵魏柤中斬獲千餘秋九月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吕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二萬（謹案陳志作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詔曰建業宫

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爾材柱率細皆已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立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共伐致謹案通共今志作通更權曰大禹以卑宮室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便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遂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夏

五月丞相步隲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詔曰朕以寡

德過奉先祀涖事不聦穫遣靈祇夙夜祗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宫成夏五月鄱陽言白虎仁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夏四月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十三年秋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

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殺魯王霸及車騎將軍朱據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幼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凃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昶敗施績於江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救之皆引還原注庾闡揚都賦注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令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之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元立后

太元元年夏立潘氏為后大赦改元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輙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來謹案志作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原注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冬十一月

大赦權祭南郊還得風疾驛徵大將軍諸葛恪拜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神鳳內人弒潘后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卒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原注傳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鬭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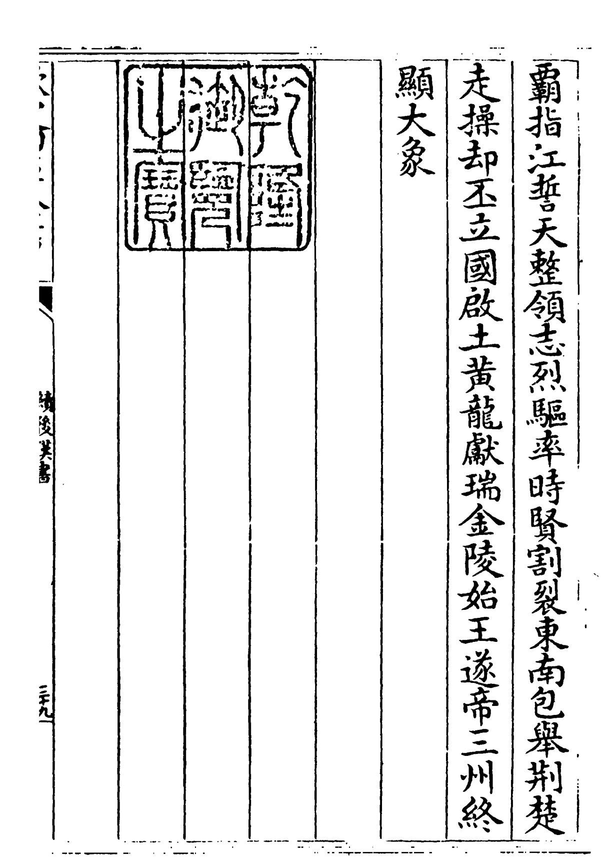
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陳壽評曰孫權屈巳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裴松之曰孫權横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晧若權不廢和晧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故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晧不得立晧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議曰吳楚國于荆揚二州之域連高夾深以江山為城隍負固恃險割於中夏尚矣書稱苗民逆命詩載奮伐荆楚皆夏殷盛王之時至於周公之懲荆舒召公之平

淮夷亦成王宣王太平中興之日刓於王道衰禮義廢
中國寖微之後乎周室之東吳楚始皆僭王荐食諸姬
啟土上國與齊晉更霸爭長楚復幷吳至地方七千餘
里而天下莫彊終春秋戰國之世橫肆者五百餘年漢興
項羽以江東兵殘滅諸侯屠咸陽燼秦民自稱西楚霸
王擅號令於天下五年始自刎孝景時吳楚七國復仰
關而攻漢幾危劉氏世為中國患者如此剽輕好亂殆
天性然東漢之衰孫權乘父兄之烈尊禮英賢撫納豪

右誅黃祖走曹操襲關羽遂奄有荆揚今年出濡須明年戰合肥嶷然勢常北嚮而以守為攻稱臣於魏結援於漢始忍句踐之辱終為熊通之僭保據江淮奄征南海卒與漢魏鼎峙而立先起而後亡非惟智勇足抗衡亦國勢便利使然也及晉混合不一再傳亟走江壖而棄中國宋齊梁陳承之後三百年而後亡豈天之設險終使限南北乎

贊曰慟哭統衆收淚結綏英威復振雄業載構討賊定



霸指江晳天整領志烈驅率時賢割裂東南包舉荆楚走操却丕立國啟土黃龍獻瑞金陵始王遂帝三州終顯大象

